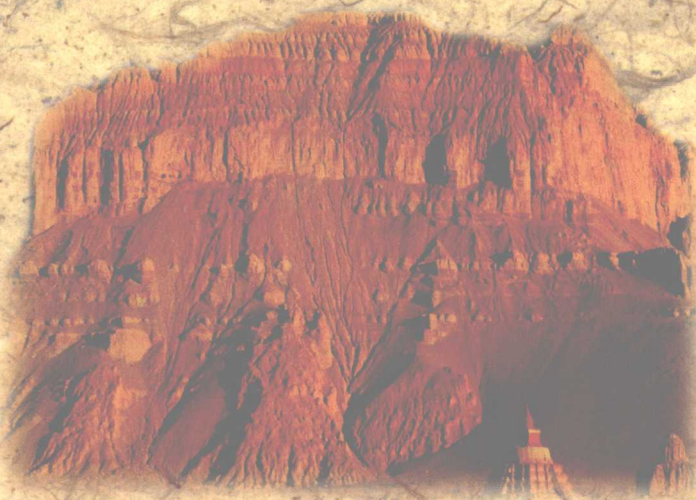


XI MA LA YA CONG SHU 喜马拉雅丛书

西藏当代 旅行记

TRAVELING IN
PRESENT-DAY
TIBET

金志国 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I 267.4

316

丛书

西藏当代旅行记

金 志 国 主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西藏当代旅行记/金志国编. -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4.2

(喜马拉雅丛书)

ISBN 7-223-01587-X

I. 西... II. 金...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226 号

西藏当代旅行记

- 主 编 金志国
策划编辑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7-223-01587-X/I·364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闫振中

许多人期待了解西藏,就像期待了解自己。许多人将西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内在动因。好奇心也好,平常心也罢,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西藏的神往,大概这就叫“西藏情结”。

常言道:探窥天下之神奇必在远险,寻觅世上神秘莫如高危。试问,远险的神奇在哪里?高危的神秘又在何方?这使许多人都把目光指向了高远的西藏。路途远,海拔高,艰苦与危难掺拌其中,更使“西藏情结”有了神奇与神秘的刺激。过惯都市生活的人们,有规律的死板和无奈的重复,因远离大自然的生动和荒野的蛮悍而产生了难以排遣的沉闷与低迷。不少人发现都市文明正悄悄地、一根根地割断他们同大自然相通的脉络和神经,在文明进化的途中,正一点点地丢失着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原始的天真和神话般的激情。于是人们开始仰视地球上那块最远的高地。

有人说,现代人类已进入符号时代的盛期,凡一事一物、万事万物,均可用一种符号表现其精髓,由于事物中某个部分或某种现象集中体现了某事物整体的精髓,这部分便在特定场合也就成了事物的代表符号了。

西藏的代表符号是什么?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牦牛、牛皮船、风马旗、青稞酒、藏獒……这些,在特定的场合都可以用做西藏的

代表符号。然而现在我们为了给读者朋友展现一片高原神秘、神奇的时空,出版一套具有文学性的文化丛书,用什么符号代表来得更准确,更让读者动心呢?也就是说,给这套丛书起一个什么名字更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呢?

开初,我们想叫它“布达拉丛书”,布达拉宫的巍峨壮丽的确气象非凡,将宗教、历史、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可谓大观也。可是,它却不能将丛书中的全部内容涵盖,有关神山圣湖、森林湖泊的游记、民俗民风的考察、现实生活的表现、众多名胜古迹的探访……均不能包括其内。以“牛皮船丛书”命名,虽有一些诗意,但缺乏大气,最终也被放弃。当喜马拉雅这个名字冒出来的时候,丛书的编委们一致说出“就是它了!”也许这是第一感觉的认可,但第一感觉却是一种综合判断。《喜马拉雅文化丛书》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喜马拉雅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喜马拉雅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有人称它为万山之首、山脉之王,专家们称它为地球第三极。山体上屹立着 38 座 7000 米以上的高峰,8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东西全长 2400 公里,如一条巨龙在风雪弥漫中蜿蜒蠕动。地质学家把东西两端的高峰比喻为两个“地结”,像两颗巨大的钉子,将喜马拉雅山脉悠悠然挂在青藏高原南端,并将欧亚板块紧紧地钉在印度板块之上。其中海拔 8848.13 米的珠穆朗玛峰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高耸云天之上,昂首天外。此乃天下的大气象、大景观也。

用喜马拉雅作为西藏的代表符号,其份量之重可想而知。喜马拉雅随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地质事件,不仅削弱和破坏了低层行星风系,极大地加强了东亚季风环流的发展,高原本身也由上新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和森林草原景观演变成成为现代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高原寒漠景观,也成为地球上中低纬度地带的寒冷中心和冰川、冻土广泛分布的区域。走进喜马拉雅

深处,它的高旷博大、粗砺荒莽,往往给人以鸿蒙初开的感受,仿佛是在宇宙中某个遥远的星体上遨游。

喜马拉雅的特殊地理,必造就其特殊的文化,其高海拔的地理,必产生与之相对应的高海拔文化。它的高飘与豪迈、艰辛与从容,以全新的陌生的魅力,如同喜马拉雅的雄风具有穿透灵魂的浪潮。喜马拉雅是高原风光的多面聚合体,它的不同高度、不同侧面、不同地段,都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地理。

西藏文化就产生在这块奇崛高峻、瑰伟旖旎的雪域极地,从远古文化产生伊始,便拉开了自身的发展序幕,层出不穷的文明成果,弥漫并沉潜在多姿多彩的喜马拉雅一线,在民众的生活中孕育繁衍,以其自身的文化资质及其蕴含的历史张力,记录着沿线各民族生命的风采,参与了沿途各区域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史。国际学术界曾有“喜马拉雅文化”之称,其意是指,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生活聚居的门巴族、珞巴族、登人、夏尔巴人,其部落中,直到前不久还保留着村公社的残余,原始末期的家长奴隶制。崇信万物有灵,并保存着繁琐的祭拜仪式。西藏人历来把这里看作“佛法不到的蛮野之地”,曾作为苦役犯的流放地,它的文化因别于腹地藏文化而自成体系,故将这一地区的文化称为“喜马拉雅文化”。

国际学术界将喜马拉雅文化界定在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并与腹地藏文化相区别,是有着特殊需要和特别学术意义的。但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喜马拉雅文化却不受其界定的限制,而是涵盖了喜马拉雅山系的穿越及其所辐射的地域,使我们编辑的这套丛书,具有更为广泛的网络性和凝聚力。

喜马拉雅这个名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有音乐感,也富想象力。这个美丽动人的名字来源于印度梵文,意为“冰雪的居所”,藏语称雪山。雪山冰峰的世界有如此好听的名字,也算是一种灵气和福气了。喜马拉雅西起我国阿里地区的印度河急转弯内侧南迦帕尔

巴特峰(海拔 8125 米),东止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墨脱县境内的南迦巴瓦峰(海拔 7759 米),地质学家所称的东西两端的“地结”,就是这两座山峰。它绵延两千多公里,将阿里、日喀则、山南、拉萨的广大地域接起来。西部阿里高原是喜马拉雅开山起步之地,有西藏“上方”之称,山之巅、水之源,皆指此地。这里地处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汉地文明的交接汇合处,作为一座大陆桥,连接着古代文化走廊。先于吐蕃繁盛的象雄文明源于阿里,据一些史学家考证,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源于此地。至今这里古风犹存,其文化形态,给人谜一样的诱惑。这里有被佛教、苯教、印度教、耆那教等诸宗教尊为世界中心的神山圣湖,神秘的古格王朝国都城遗址及土林景观,还有托林寺、廓迦寺、班公湖鸟岛及众多的古代岩画在这里汇聚,形成了“上方”文化的宏大景观。

当喜马拉雅山脉行进于西藏腹心地区的拉萨、日喀则、山南一带,这里为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的中部流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城市乡村密集,寺庙庄园集中,自吐蕃以来的一千多年间,相继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作为藏区传统文化的主体,向来是藏区的礼仪之邦,各地文化的荟萃之地。吐蕃王朝、萨迦王朝、帕竹王朝以及后来的噶厦政权均建于这一地区。这里不仅是藏族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最先立足之地。佛苯之间最早的碰撞、认知、认同以及佛苯融合后的加工改造,均在这里得以完成。在后来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这里又成为佛教文化最发达、佛教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不仅各大教派长斯并存,寺院林立,僧人众多,而且也是新思想、新观点的最早诞生地。古人类遗址、古都遗址、帝王陵墓、宗教文化遗址、名寺名塔、石窟园林遍布各地,星罗棋布;摩崖石刻、雕塑石碑、唐卡壁画,更是琳琅满目,多属珍罕之精华。还有世界历史文化遗址的布达拉宫;雅隆地区到处可称西藏第一的古迹遗址;气势恢宏的藏传佛教 4 大名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其声誉远播四

方,在佛教寺院中居翘楚之势。这一地带还有高耸入云的雪峰,直悬千尺的冰川,云雾缭绕的高原湖泊,汹涌轰鸣的深峡白水,千股百汊的宽谷缓流,高飘喷涌的地热景象,奇异的动植物以及千姿百态的民俗民风,在喜马拉雅山千娇百媚的舞动中,使雪域高原生发出瑰伟绝特的万千气象。

喜马拉雅由西向东一路走来,开凿出一条历史演进的时光隧道。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在大山的两麓创造出各自不同形态的审美文化。只要我们对解放前这3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作为“其时”性形态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研究,又明显地反映出“历时”性特征,即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历史类型。珞巴族审美文化是原始型的审美文化;而藏族文化是完成形态的、成熟的审美文化。这3个民族的文化在同一时间内,各自不同地发生着,完整地反映了西藏文化结构的历史序列。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审美文化的多元性,反映了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发展史,这对研究人类文化审美活动的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

文化也好,审美也好,都孕育着生长于它们所在的自然地理中。喜马拉雅作为自然地理的本体,必使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群,焕发出与生存环境相一致的生存风格和“历时”性特征,在文化结构的历史系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如果喜马拉雅文化的概念只包括山系南缘的门巴族、珞巴族、登人、夏尔巴人的文化形态,而将其北侧腹心地带的藏族文化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完整的,尤其对于以“喜马拉雅文化”冠名的丛书来讲,其涵盖力将大大萎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无意对喜马拉雅文化一词的概念进行论辩,这是没有必要也是不可取的。只是为了扩张丛书的选题范围,而将这一概念的张力有意放开了。其实放开到这个范围还不够我们的胃口,还想借助喜马拉雅这个强劲的符号,将其张力扩延到它所能辐射的更远的范畴。文化的、文学的、学术的、艺术的、古代的、现代的……只要是西藏题材,均在喜马拉雅文化丛书的选题范围,凡精

良之作,我们将隆重推出。期待不久的将来,丛书中将有一座座高峰拔地而起,抬升出一道新的喜马拉雅风景线。

目 录

1. 在西藏	于坚(1)
2. 西藏的另一面是生命的深处	刘金汉 野牧(8)
3. 宗嘎追忆	张永发(20)
4. 入藏作文	片山(27)
5. 西藏的睡眠	庞培(35)
6. 秋季原野	马丽华(67)
7. 马查拉和老鼠	张宗显(73)
8. 感觉拉萨	文化(79)
9. 从那曲到拉萨的路上	陈欢(83)
10. 甜美苦役——在南迦巴瓦的日子里	刘立强(87)
11. 再见 布达拉	唐棣(93)
12. 走过青藏线	唐韵(111)
13. 狮泉河桥北	闫振中(117)
14. 朝佛营地的风景	晓浩(128)
15. 路 张开了口	萧潇(132)
16. 酒馆一日	二毛(141)
17. 错那 有一条勒布沟	张黎枫(145)
18. 鬼谷探秘	二马(149)
19. 步旅悠悠	邓侃(157)
20. 遥远的天湖	杜秀英(168)
21. 玛旁雍措的神圣	闫振中(173)
22. 与神山岗仁布钦的两次亲密接触	平措扎西(182)

23. 杂日日廓 猴年转神山	吴从众(189)
24. 八廓街的沧桑	唯色(193)
25. 朝圣喜玛拉雅	安多尼玛(200)
26. 转神山	成卫东(224)
27. 请到拉萨来	马原(232)
28. 携酒过阿里	阿坚(237)
29. 寻找拉萨	述儿(242)
30. 珠穆朗玛七日	阿依拉(247)
31. 到热西	二马(254)
32. 六月下樟木	萧潇(260)
33. 珠峰拾零	老奥(268)
34. 秋游次角林	沙月(272)
35. 阿里情	李浩(274)
36. 灵光之约	笑非(280)
37. 走笔西藏	方濯(286)
38. 雪地逃生	郑然(292)
39. 八廓街	央珍(295)
40. 狩猎日记	次多(301)
后记	(305)

在西藏

于 坚

西藏世界的词根是“原在”。原在，并不是停滞的意思。而是这个世界在它自身的活动中原在着。这一点不仅仅是精神性的，而是从地域、建筑、生活方式都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作为一个来自词根为“前进”的世界中的人。你不可能用“落后”这样的词来描述西藏。西藏拒绝这个世界流行的达尔文式进化论世界观。它的一切都呈现在一个自在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整体，一个对生活和历史的强大意识。你会在这个原在之地立即意识到何谓“永生”。当你发现坐在大昭寺的石板上的长老们的时间与你的手表上的时间完全不同，你反而会怀疑起来，你的“前进”的时间也许恰恰是在后退的，朝向死亡的。

西藏决不是一个什么灵魂像风的地方，这是“前进”世界中的无神论的人们对神的世界的臆测。在西藏，神是可以在途中遇见的。西藏的灵魂不是风，是石头一样有着强烈质感的可能触及并且会使风之类受伤的东西。

一个唯物主义者到了西藏，如果他连一分钟都没有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那么我可以说他是一具没有感官的死尸。

我是一个不喜欢谈论所谓灵魂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成天把灵魂一词镶嵌在诗行里的诗人。我可以肯定，在没有灵魂的地方，这个词也会是最被津津乐道的地方。我在西藏从未听说灵魂一词，也没有知识分子在争论所谓灵魂失落的问题。但在这儿，灵魂

无所不在。

我进西藏前，一位从纽约回来的先锋派朋友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往西藏跑。这种行为早就过时啦。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难道一个时代的前进就意味着西藏这类地区的过时？那么未来的时代要住在哪里？哦，我真的有些落后于时代了，我一直以为西藏这样的地方是永恒的。

在西藏我是一个文盲、聋子和哑巴。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只有这种老老实实的身份能够帮助我看见西藏。

在拉萨，在一天之内经历了几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哲蚌寺附近雄伟的山岗上，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观看了晒佛。几十名僧侣在山岗上将一卷巨大的、金光四射的佛像打开在辉煌的阳光中。在这个寺院的一处空地上，遭遇上百只狗，它们一起转过头来望着我，我吓得魂飞魄散，唯唯而退。在另一处参加一个会议。服装整齐、干净。气氛严肃。领导讲话，三十分钟。宣读论文，三篇，各三十分钟。领导宣布散会，十分钟。在八廓街一个漆黑的小馆子喝酥油茶，怪味刺鼻，周围全是讲藏话的牧民。身上皮制品、刀具、珠宝都仿佛在酥油里泡过。在八廓街另一个店里，充满刺鼻的巴黎进口的香水味，摆设像一个三流的西方酒吧。里面清一色是叽哩咕噜讲英语的白种人。

在一家小铺子前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挎着一个羊皮缝制的皮袋，它很大，大到几乎可以塞进一只壮羊去。它的磨损、斑驳的光亮，褶皱、洞、带子、臭味有一种立即触动人的非凡的感觉，以至于你看到这个袋子，它立即就成了一种隐喻、象征；你立即就会想到英雄、草原、西部、山区、牛仔这一类的词汇。它作为一种可以触摸的诗，比分行的诗本身更强烈。

在拉萨的许多茶馆里，都在放映《西游记》。并且每天都放《西游记》，观众一遍一遍地看，从不厌倦。

在八廓街的一处，一些康巴人在做交易。双方把手伸在其中

一人的袖筒里鼓捣，看上去似乎是在玩布套木偶。据内行告诉我，那是在讨价还价。在袖子里扳手指头讲价。

一个头上盘着长辫子的汉子冲我走来，挡住我，我看见他腰上挎着一把银晃晃的刀。他一掀袍子，怀里露一尊亮闪闪的铜佛，卧在他的肚子上，笑咪咪。他说，要不要佛像，三百五。我说不要。他立即把袍子一关，那佛像马上不见了。我后来发现，在西藏，这种制作得很精美的佛像多的是。在西藏，来自宗教的艺术品像波普一样，是大众化的、现实的、当下的、日常的、专业的。在内地，宗教是一种历史，神话，展览馆、业余消遣。在西藏，宗教是日用器皿、是生活方式。

八廓街在白天到处是出售手工艺品的摊子，女性的天堂，到处都是项链、手镯、戒指、香水……来自印度、尼泊尔，来自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成千上万种，光芒四射。西藏的女人们叮叮当当地响着，尤如会移动的乐器。来自内地女性因首饰的便宜而惊叫。

在拉萨，到处可遇见从相机的取景框里看世界的人。我见识了不少非凡的相机通常是把非凡的世界留在平庸的胶片上。非凡的世界并不能帮助平常男女变得非凡起来。开始就是终结。平常心对人是很重要的。在西藏，以平常心去看世界的人，反而易于体验到西藏的非凡之处。许多诗人或画家以为他只要到了西藏，他就会搞出不同凡响的作品，但他们总是更加平庸。不幸的是，这几乎成了我国文学艺术的风气，许多人倒也不到西藏来，但他一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要想象一个像西藏这样“有灵魂的不同凡响”的题材。

有很多留大胡子穿大皮鞋衣着嬉皮的汉人在拉萨的某处出现，灵魂像风的男女，他们全自称艺术家或“自由撰稿人”。颇像E·O·布劳恩的漫画。

在大昭寺前的石板地上，一位老妈妈从清晨就在做五体投地的拜佛仪式。她还有自制的专用工具，那是一对用汽车轮胎剪成

的手垫，因为她要一整天地重复做这一动作，不用手垫，会把手磨坏的。这件事已成了她的专业。

一位女香客向我要钱，我给她一元钱，她补给我九毛。

有人要卖一颗石头给我。 he说是猫眼石。我在书上读过有关这种石头的传说，它是一种神秘主义的饰物。他索价千元，我买不起，因此和神秘主义无缘。

随时可以看到有人站在墙根下撒尿，坦然无忌。我在紧急的时候就地学会了这种方式。原来撒尿其实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拉萨出去不到十公里，就可抵达古代的旷野。当我独自在这遍布白色石头的大地上漫游时，我强烈地感到，我就要遇见摩西。

土黄色的村庄。白色的村庄。全是描着黑边的窗子。鲜明、强烈的反差而又朴素、简单、立体感、近乎于只有一种色彩。这是塞尚的世界，而高更会在这里找不到色彩。

山岗的某一部分会突然呈现为金黄色。而本色是灰调的。尤如伦勃朗创造的光。

山峰，尤如神的手指抓出的褶皱。或神的长袍下垂的部分。

旋转的云块，尤如疯人的头发四射开去。其中央的太阳，一个洞。或呐喊者的口。

我一到拉萨的那天，看见的太阳特别奇异，太阳被块圆形的云遮着，太阳位于中央，云的周遭是一圈黑边。它不是日食，因为周围的世界并不黑下来。我有照片为证。这一现象，令我有好几天处于神秘主义的状态中。

我买到了个铜铸的器具，它是一个莲花瓣形状的槽，旧的，糊着黑色的斑块，很重。我喜欢它的造型，我为美的目的而买下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要知道呢？但一个叫卓嘎的藏族姑娘告诉我，这是一盏灯，点酥油的灯。那时，我的内心立即被照亮了。

山上没有一颗树。没有草。全是白石头。全是圆的白石头，尤如僧侣的脑袋。看一群石头；看一个石头；看从石头中生长出的

石头。

云像种植在山顶上的巨大的白色的棉花。但在阴阳变化中，它看起来又像是远古的巨兽。

一路上看到，这些山上一株草都没有，但忽然就出现了一棵树。只是一棵，奇迹似的插在乱石之间，只有神的手才可能在这样的山上种树。

在寺院里看到，被神的脚踩踏着的鬼全是长得一头一脸人的模样。而许多神，倒是我想象中的鬼怪的样子。

读到一本奥地利人沃杰科维茨的《西藏的神灵与鬼怪》，才知道神灵鬼怪在西藏是很具体的，它们各司什么职责、穿什么、戴什么、用什么武器，都事无巨细规定得清清楚楚。有一段话说到这个鬼神世界：它是一个看见、却不完整的影幕，或是一个超越宇宙现实的半透明的罩子。只有用宗教信仰的眼光才能看得到；只有采取静默、强制的准则和复杂的宗教礼仪等手段才能控制它。他说什么，他说宗教是一套可操作的游戏规则。神秘主义要靠理性的操作来实现，这是西藏的悖论。

布达拉宫，和我知道的宫殿完全不同。在内部，它更像一个迷宫，各种神秘的通道，在阴阳恍惚之间，变化莫测，把你领到你意想不到的房间去。我盲目地跟着人走，偶尔听到有人说，这是达赖的寝室，我已置身在这寝室内。又偶尔听到人说，我们已站在这个宫殿最高的一间房间里。路上没有线标的迹象暗示我，一个重要的房间就要出现了，像在内地那些皇宫将出现之前所必然出现的那种情况，例如出现牌坊。没有，所有的房间都差不多，甚至布达拉宫的大门，看起来也和一般的大门相差无几。唯一与众不同、气象非凡的就是布达拉宫这个整体本身。

但沿着布达拉宫前的石阶向上，我确实体验到了一种崇高。

布达拉宫是一个可以抚摸的地方。它与人之间没有设置参观的距离。于是我这只贫穷的手得以抚摸那些镶嵌在神座上的黄

金、宝石，我曾经抚摸过一颗有一个网球那么大的钻石，它或许来自恒河、来自冈底斯的某一个幽深的山洞、来自某个王者的手上，或许有某些血迹渗透过它。我只感到作为石头之一，它确实冰凉无比。

在布达拉宫下，我遇见一位牵着一条狗的老人，他似乎行走了一生，他的身上全是黄色的尘土。狗也是黄色的。我相信他是来自印度。

我有幸目睹了布达拉宫的晒佛。这个活动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进行了。拉萨所有可以看见布达拉宫的地点都被人们站满了。我看见许多个子矮小的牧民，他们站的地方根本看不到佛像，但他们朝佛所在的方向默默地流着泪。这和我不同，我以为如果看不到佛像一切就等于零。我后来明白，没有看到佛的是我。

成千上万的人在晒佛的这一天，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布达拉宫行走。一路上都是尘土。藏族人、汉人、西方人、僧侣、百姓……扶老携幼，犹如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迁移。但它不是前进，而是一种原在的移动。

拉萨河。平坦地流过平坦的沙地、草地。走到它的岸边很容易。没有惊涛骇浪，没有奇峡怪瀑。安静的河。远处是安静的黑色山岗。安静的牛皮筏子。它是一条高处的河流。在开始之地的河流。

西藏是遥远的。但置身于西藏，我仍然觉得它遥远。遥远是永远不能抵达的。遥远就是永远不会“到”。遥远就是在途中。永远地在途中。云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遥远，西藏是另一个遥远，我永远不能抵达它们。但遥远也是现在时的，它只有在现场、在运动中才能被体验、觉悟。

在西藏，妇女们行走时身体多朝前倾，稍弓，总觉得她们在背负着什么。我想，那是遥远。

西藏的女人无法用汉语中的杨柳腰、樱桃小口或玫瑰之类的